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兩朝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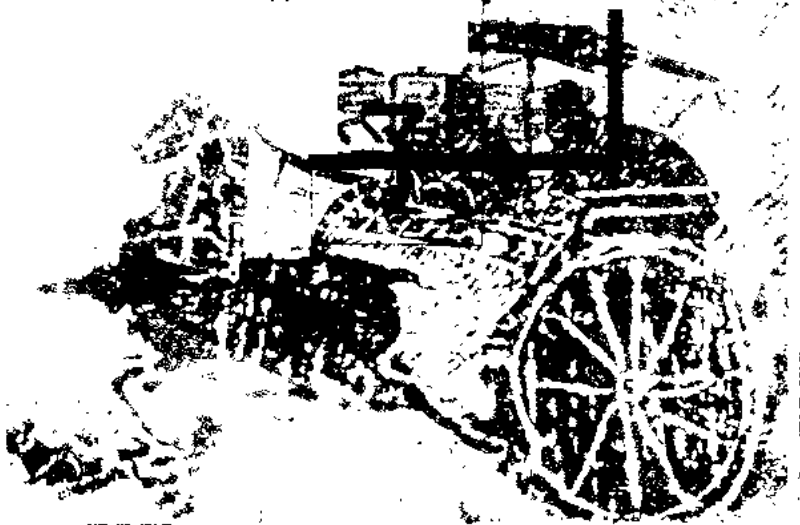
上
土木之變

台灣 / 林佩芬◎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两朝

台湾 林佩芬 / 著



序

在中国两千年帝制史上，大一统王朝的“真龙天子”——明英宗朱祁镇，亲率大军五十余万，出塞征讨，兵败被俘，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他被俘回京，蛰居南宫，不甘龙潜，夺门复辟，亦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明英宗朱祁镇，前次登极，年号正统；后次称朕，年号天顺。朱祁镇做了正统和天顺的两朝天子。台湾著名作家林佩芬小姐，以明朝英宗皇帝朱祁镇其人其事为主线，编织成长篇历史小说《两朝天子》，这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历史文学佳作。

历史小说，应有三势：曰筋骨、曰血肉、曰灵魂，即史为筋骨，文为血肉，哲为灵魂。林佩芬女士的长篇历史小说《两朝天子》，就是以历史为筋骨，文学为血肉，哲理为灵魂，三势合一，臻于际和。

历史是历史小说《两朝天子》的筋骨。所谓历史小说，小说不是历史，历史也不是小说。有的通俗历史小说，作者任意剪裁、切换、杜撰、戏说历史，给读者造成历史幻觉，愚著实不敢恭维。但《两朝天子》的历史框架，确是真实的历史。在《两朝天子》这部历史小说的舞台上，坐在中心位置的人物是明英宗朱祁镇；他的对面站着三个男人：一个是瓦剌部首领也先，一个是景泰帝朱祁

钰，另一个是掌司礼监太监王振——或恃强而骄、或荒于酒色、或不度时势、或兼而有之，虽命运各不相同，却都以悲剧告终。

文学是历史小说《两朝天子》的血肉。《两朝天子》不是历史，而是历史小说。全书视野广阔，架构恢弘，人物性格，刚柔有度，运用精神分析，艺术技巧新猷，故事曲折生动，文笔斑斓精彩，大开而大合，体博而思精，给历史筋骨，充满了血肉。

哲理是历史小说《两朝天子》的灵魂。《两朝天子》洋溢着作者的智慧。全书所有章节目，全冠之以《易经》的经传文辞，在此前的历史小说中未见。如第一部第一章的章目：“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此典出自《易·坤》。本章描述的故事是明朝英宗皇帝，御驾亲征，师至土木，“龙战于野”，用典巧妙。此典，诠释：第一，《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这就预卜明英宗“土木之役”的穷凶结局。第二，“玄黄，天地之正色，言阴阳皆伤也。”这又预示明英宗“土木之役”的伤败下场。这种章目，富于义理，既脱俗，又贴切。另如第三部第一章的章目：“亢龙有悔”。此典出自《易·乾》。本章描绘故事的重点是明英宗返归北京，幽居南宫。明英宗仅有“太上皇”的虚名，实际上是无位、无权、无臣、无民。《系辞》：“‘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孔子的释辞，似预伏此卜，简明八字，恰中肯綮。上述两例，生动表明：长篇历史小说《两朝天子》，作者在架构与描述中贯穿着深邃的玄思，小说在筋骨与血肉中蕴涵着义理的灵魂。

然而《两朝天子》描绘的“土木之变”和“南宫复辟”，已是五百多年前的事情了。明英宗废宫妃殉葬，杀尚书于谦，是非功过，俱属往矣！朱祁镇、朱祁钰、王振、也先，他们各有其历史的位置，在这里不作评说。但是，历史难题，应当求解：朱祁镇置“群臣伏阙争”于不顾，为何要演出“土木之变”的历史闹剧？王振不过是

个阉竖，为何能导演“挟帝亲征”的历史丑剧？朱祁钰在策划更换太子事件中，为何反演出失去九五之尊的历史悲剧？究其历史根因，不在于朱祁镇、朱祁钰、王振、也先等个人品性的正、邪、善、恶，而在于君主专制。在帝制时代，铁的法则是：君权至高，皇权至上。君主专制，惟朕独尊，秉纲执本，无法制君。明朝如此，自秦至清，历朝历代，概莫能外。人们由“土木之变”和“南宫复辟”的历史个案，联想到中国各朝各代类似的历史闹剧。

每位中国的读书人，都已经或正在被一个中国历史的“司芬克斯之谜”所困惑。这就是：中国历代王朝之兴、盛、衰、亡的根因是什么？各王朝之兴、盛、衰、亡的规律是什么？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往复“潘多拉怪圈”的教训又是什么？中国历史陷于王朝循环更替怪圈之症结，有人说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有人说是“落后民族入主中原”，有人说是“西方殖民侵略”，等等。中国第一个帝制王朝——秦，嬴政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良将劲弩，信臣精卒，金城千里，冀传万世。但二世而斩，并未传万世，其覆亡之原因，多有智者探论。贾谊在《过秦论》中阐述道：“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以“仁义不施”，揭示秦亡之因，抹上儒学色彩。嬴秦覆亡，多因一果。秦始皇焚诗书以愚黔首，坑彥儒以钳众口，横征徭役，企求长生，失黎庶仰赖，逆时代潮流。秦虽以法治国，却无法治君。君行暴政，无法制约。封建君主，口含天宪，施暴行虐，何以治尔？君主体制，无法制君。自秦始皇嬴政，到清末帝溥仪，各式昏君——少年天子之童昏，中年天子之横昏，盛年天子之暴昏，老年天子之胡昏，闹剧屡演，不胜其数。

中国封建王朝兴亡轮回的历史，引发人们思考：封建帝制，弊根在于——有法治民，无法治君；储贰袭选，囿于一家。开国之

君，实为天下之选；继位之君，则为皇家自定。由是，创业之君国兴，英明之君国盛，迂骀之君国衰，庸虐之君国亡。《两朝天子》的问世，益于读者的思考。

阎崇年

一九九七年六月于北京

阎崇年：著名清史学专家，北京市社科院满学研究所所长。著有《努尔哈赤传》等。

两朝天子·三失文豪

——推荐序

我在台湾大学教书的几十年中，常常对历史系的同学说，如果有人无心从事严肃而又枯燥的史学研究，可以就各人喜欢的朝代或人物，凭借自己史学研究的训练，写作历史小说用以自娱娱人，并将历史教训，遍布人间，以作殷鉴，如此也算不忘却当初专攻史学的心愿，略尽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可是我的建议不见回响，我的希望落空了。

大约在十多年前，一位满族朋友陪林佩芬小姐来台大看我，说到她有满族家世的渊源，有极好的文学素养，并有倚马千言的才华，希望我能告诉她一些有关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资料，作为她日后写作历史小说的参考。我非常乐意地为她开列了一份史料、专书、论文的清单。说实在的，当时我只是怀着一种鼓励后进的心情，没有什么奢望，更谈不上希望她成为一位杰出的文史创作家。

此后十几年间，林小姐到处搜集史叶用功读书，拜访专家，亦于去年跨海求教于清史大家阎崇年教授等闻人，终于她的百万字巨著《努尔哈赤》问世了，社会与学界都给予这部书以极好的评价与肯定的赞赏。后来她续余继替，日夜辛勤地完成了几部

历史小说,其中《天问》一百二十万言,如果不是一位文坛前辈坚持“历史小说不是小说”的话,我相信她早就因《天问》一书而荣获“国家文艺奖”。

今年春天,她的新著《两朝天子》杀青时,给了我先睹为快的机会。

当我翻阅这部以明代帝王为主角的历史小说时,心情颇为激动,因为我发现林小姐不但参考了明代的正史与野史,也利用了一些相关的论文与专书,甚至有世不经见的资料,经她去芜存菁,以生花妙笔,写成了这部引人入胜的作品。我个人以为此书作为文史的偏师,或视作一方文献的总集,都并无不可。

《两朝天子》正如《努尔哈赤》《天问》等书一样,作者在选题方面相当成功。我们知道,海峡两岸研究明史的学者很多,成就也很高,但是他们的重点多半在开国与明末动乱等事实上,所谓“有头有尾”的研究。对于仁宣之后的变局、皇宫骨肉的相残、汉蒙民族的争端、忠奸善恶的辨析等等,则着墨不多,《两朝天子》一书,对于有志于此方面史事的人来说,无异是一份厚礼。

如果深入阅读《两朝天子》,我们会发现作者对英宗与宦官王振的关系、土木堡大战的始末、于谦等忠义大臣卫国牺牲、汉蒙两族当时的和战,尤其对元顺帝北走后蒙古鞑靼与瓦剌间三代斗争,两部间不断发生的乱伦家丑、轮回式的恩怨情仇、瓦剌领袖也先的兴起与幻灭等等,都有精详的叙述,并有发前人未道之语,十分难能可贵。

另外,作者以她见长的文学笔调,细腻地刻画不少重要人物的生活行事,特别对英宗兄弟二人性格的转变,在“论人贵平心,尤须审时势”的原则下,做出了核面不夸的评论。书中有几处战争场面,博大壮阔、气势非凡,使人难以相信是出自一位柔弱女

性的笔下。至于忠臣烈士的悲壮事迹、宦官奸佞的卑鄙自私，在作者激昂的文笔中，似乎也能收到对读者潜移默化、陶冶爱国情操的效果。

总之，作者用《两朝天子》这部书，将英宗正统、天顺两朝二十年史事，铺叙得像一道江河，时而迂回曲折，时而汹涌奔泻，而读者像乘舟游江，可以凭栏寄慨于历史往迹，也能挥翰抒情于人事云烟，令人十分受用。

明代学者曾言：“文人之才，在善用虚；史官之才，在善用实；虚者得自创，而实者不得不因。”《两朝天子》这部历史小说，在“虚”与“实”之间，“自创”与“因袭”之间，作出了最佳的选择。

因此，我个人认为这部书是充满文学活力的作品，也是蕴育史学生机的作品。

不过，林佩芬小姐在现实生活中的成就并不如她写作事业上的圆满，她有着一段坎坷的经历。自幼多病，多历蹭蹬。稍长父母双亡，孑然一身。大学毕业，无法深造，醉心写作使她成为“无业游民”，而日夜辛勤读书、写书，当然很难成就美满的婚事。个性与环境造成了今日失学、失业、失恋的“三失”林佩芬，因此而戏仿乾隆的“三希堂”，自题住所为“三失堂”。

《两朝天子》确是一部能启迪聪明，益人智慧的好书，也是能孕育新文史学人的一份补品，我为这部书的出版祝贺，也极为乐意为此书写出一些读后感，作为推毂之资。

陈捷先

一九九七年夏初于加拿大温哥华山边屋

陈捷先，江苏江都人，一九三二年生。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人计划”研究员。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史学研究所硕士班、博士班主任，《联合报》国学文献馆馆长等。现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月刊》总编辑。为著名清史学家，著作等身，深受学界推崇；并且多次往来世界各国出席会议、发表研究成果；也多次举办、主持国际学术会议，在学术上有极重大的贡献。

目 录

序	(1)
两朝天子·三失文豪(推荐序)	(5)
上卷 土木之变	(1)
第一章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1)
第二章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	(65)
第三章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165)
第四章 明夷,利艰贞	(235)
第五章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315)
第六章 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	(385)

第一章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北风厉号声中挟带着战马的悲嘶与战鼓的隆隆，人声被掩盖了，天地间的肃杀之气席卷了一望无际的苍茫平野……

大明朝正统十四年的中秋节，上午，圆月尚无踪影，战争已经展开。

瓦刺的大军早在前一天的夜里就已经从土木堡西面的麻峪口长驱直入，打败了明方都指挥郭懋所率的军队，一路直下土木堡，团团包围了明朝“御驾亲征”的军营。

天一亮，娴熟于战争技巧的瓦刺之长也先发动了一招最厉害的攻势：他派出使者来到明军营中，递上谈和的文书。

如万道金线般的晨曦映照在来使的脸上，仿佛减少了他脸上原来特具的粗犷强悍之气，上扬的嘴角所牵动的笑容也显得非常祥和；他骑着一匹高大的枣色骏马，连同身后的十名随从组成一个简单的队伍；清脆的马蹄声给被包围的明军带来了莫大的希望。

“谈和”是最好的脱困方式——人数高达五十万，由大明天子朱祁镇亲率的大军，自七月十七日出京，至抵达土木堡的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所经历的是诸般的不顺不利，及至在土木堡扎营，又陷入一个新的困境。

土木堡位在大同关外，怀来县西二十五里；军队驻扎以后，一个严重而迫切的问题立刻迎面而来，那就是“无水”。

因为地势偏高，军士们掘井二丈，还是取不到水；面附近唯一的一条河流是以南十五里的桑干河，偏又已落入瓦剌军的掌控；一个日夜下来，人马饥渴难耐，几度濒临失控，即使敌军不进逼，也难再挨上多少时候了，而敌军竟主动来谈和——这岂非是天降洪福？

大明天子在御营中亲自接见了来使，也接过了层层转递上来的谈和文书，虽然他丝毫不通蒙古语文，但于一切都无碍，专司翻译的通事们很圆满地为他传递了几句冠冕堂皇的嘉勉词给来使，仪式便告一段落；然后，在他最宠信的太监王振的主导下，召来了内阁大学士曹鼐起草敕书，接受了也先所提的谈和之议，以大量的金帛换取也先的撤军，然后派遣了两名通事和来使一同到瓦剌军中去见也先。

一个时辰以后，也先果然依约开始撤军。

明营的军士爬上旗杆眺望，果然远远的望见瓦剌军在缓缓撤围，旗帜在马蹄所扬起的尘沙中虽然有些儿模糊，但大致的状况是错不了了。

于是，明营中随即传出了欢呼：

“瓦剌退军了——瓦剌退军了——”

声浪之大，掩盖了其他的一切，少数几个人所发出的“会不会有诈”的疑问当然更无法凸显了；人们本能的求生意志在希望着瓦剌尽早退军，以便取得桑干河之水来解渴。

独揽大权的王振站出来代替皇帝发布命令：

“全军尽速移营——”

南行十五里就有河，人人早就迫不及待了，一声号令未毕，

行动就已展开，全军飞快地越出深沟高垒的防御工事，往南方的桑干河而奔。

可是，号令既已慢于行动，多达五十万的军队便开始出现了乱象；而紧接下来的是人人争先恐后的南奔，秩序就更无法维持，前进不到一里路，走在最前端的人马出现了互相推挤的现象，留在最后出发、尚未上路的一部分人则因等得不耐烦而焦躁、骚动；由皇帝所亲率的大军竟如一窝离穴乱窜的蚁群。

而这一切也尽人也先的眼底——他既经过精密的算计，也命人爬杆眺望；已然身经百战，他被训练得双目犹如鹰隼，四肢犹如虎豹。

猎物就在前方不远，他稳稳地抽出了腰间的佩刀，指向前方。

一支响箭被射入云霄，尖锐刺耳的尾音拖得老长。

这是讯号，刹时间，他奉命假装徐徐撤退的军队一起勒马止步。

然后，每名百夫长齐声向自己率领的士卒大喝：

“换马！”

如急风穿林般的“哗啦”一声巨响，马上的武士们迅速、利落、整齐划一地跳下马背，然后把牵着的备用马掉转马头，再迅速地飞身上马，在号角声响起的时一起向前方冲了出去。

每一匹备用马都已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冲刺起来的速度既快，力道又强，和训练精良的马上武士合而为一个组织，形成一道坚实的战斗力量……

在混乱中行进的名军发出了一声胆战心惊的呼号：

“瓦剌军来了——”

但，什么都来不及了！

如无可抵挡的雷霆，无可阻遏的洪水，瓦刺的数万大军飙如狂风，从四面八方冲杀了过来，已经移营逾壑而行的明军连最基本的防御工事的环护都已失去，唯一所能面对的只有被屠杀的命运。

瓦刺军所射出的第一波羽箭抢在骑兵冲入前杀向明军，中箭的人开始惨呼哀号；而又急又密的羽箭毫不留情地一波接一波而来，明军即使有千万面盾牌也只抵挡得十之一二；中箭的人纷纷落马，中箭的马则在痛嘶之际死命挣扎，不时地把马上的人掀下来，而倒在地的人马立刻被其他的人马践踏，敌军尚未杀到，现场已经死伤累累。

领军的几十名将官根本无法控制场面，只有退而求其次地带着少数亲卫环护大明天子的銮驾，然而，肯拼死护驾的兵丁却寥寥无几，绝大多数的人在面对生死关头的时候选择的总是挣扎逃生……面就在明军一切都失控的当儿，瓦刺的精锐骑兵杀到了。

杀戮更加酷烈，广大的平野上尽是血光，瓦刺骑兵的长刀横扫，人头、残肢和鲜血一起飞喷奔舞，折断了的旗帜与兵器四散，战鼓和号角声反复交迭，明军不但没有应战之力，连窜逃也无路，胜败呈现绝对之势的战况不是激烈，而是惨烈。

大明天子的銮驾本是一列车队，当中的“御驾所在”是八匹雪白骏马所拖的豪华大车，车身以香檀木精制，雕饰着华美细致的吉祥图纹，上覆正黄色绘着九龙飞翔的顶盖，垂着鲜红的流苏，车帘则除了精致的刺绣之外还镶着各色宝石，璀璨光华地炫耀着皇家的尊荣；大车的前后又分列着二十四辆前导车、护卫车，以及各骑骏马的三千名锦衣卫，排出一列威风之至的阵容；但是，变故一生，一切的尊荣和威风顿时就走样了。